

之然先生之令蕭山也不過二載
以獲罪於貴人爲所中而去嗚呼
有明吏治之失公論多不可問萬
曆之初已然良足慨矣先生之去
蕭也蕭人涕泣遮送悉謝遣之恬
不爲意歸而以奉母爲樂訓子爲

事乃卜築小瀛浦之上有慕於盛
氏之依綠園亦名之爲依綠中有
涉趣亭小濠梁諸勝而課諸子必
於肯穫堂焉此西園集所由作也
余與賢孫軒舉交得受西園詩集
而讀之多倣陶之製如咎西風弔

三閭等篇高自寄托翛然有彭澤
之風茲復集其傳記書序等文亦
爲八卷刻成命弁其首符升不敏
何足以序先生之文哉雖然竊聞
我邑諸前輩喜讀書好名檢尚禮
節薄榮利憶昔爲志傳時多所向

往而於震川公之文章尤有瓣香
之志數年前與公之曾孫元恭綜
其遺集幸有完書因得聞其緒論
必曰去靡麗歸古雅海內學者宗
而仰之而先生與之生同時居同
里閑游處甚習所是正者必多今

讀所爲西園文集冲然古雅造車
合轍信有然乎集中有與當道書
侃侃閭閻切中鄉邦利病更足與
震川集分司太守等書相爲不朽
然則昔年傳公之意稱其可法可
傳於茲益信而有徵矣嗚呼一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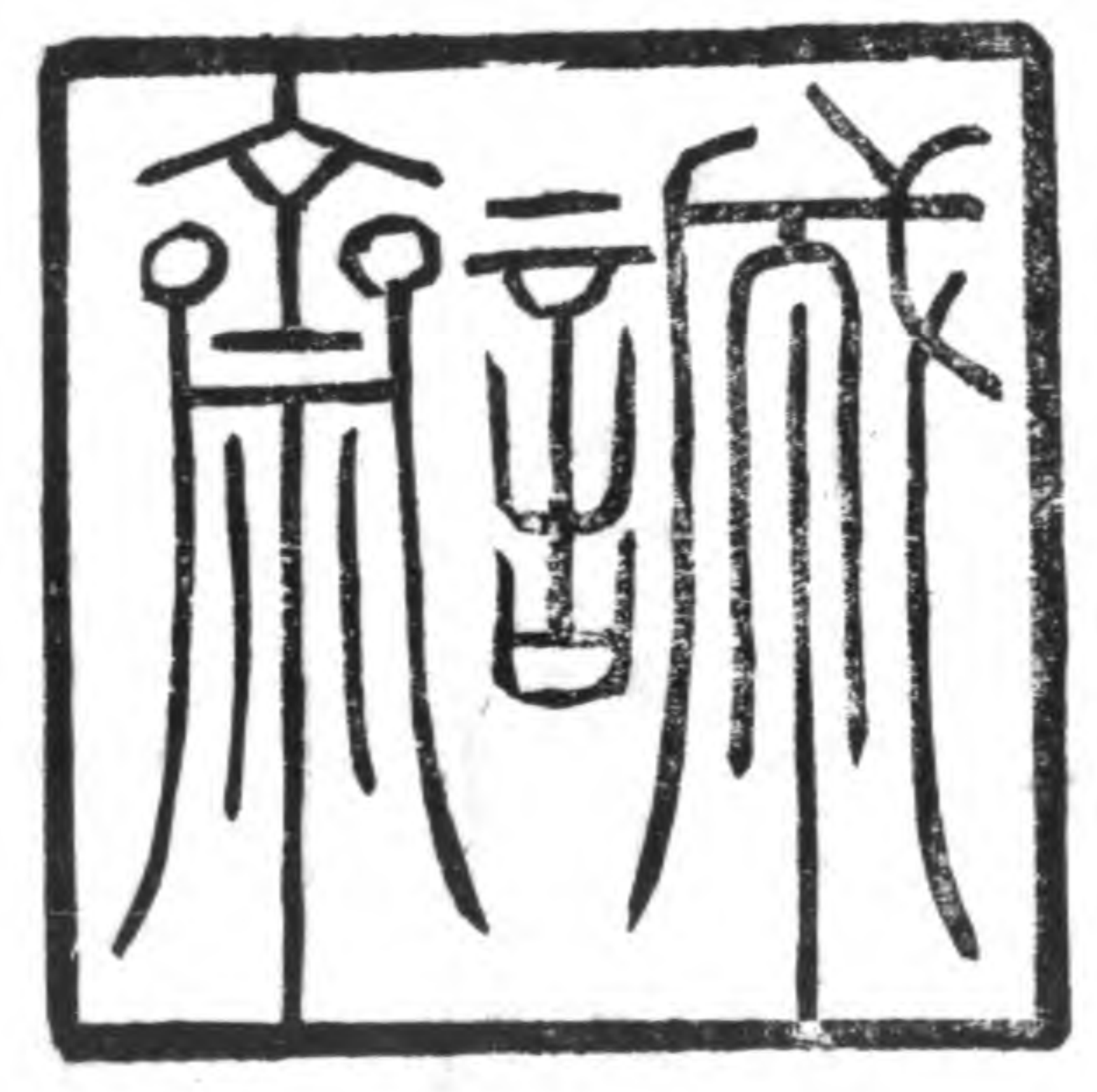
之賢士大夫衆矣得入於志乘者甚寡求其後人之克世家學表章遺集者尤不多見今得從兩姓之後並任校讐之事不亦幸乎至若邑令去來前後什百問其姓氏遑遑如飄風過耳而先生之令於蕭

者二年蕭人之俎豆先生者百世公論至今益著如許公塘者方屹然與鑑湖馬塘並爲越東重地而向日之所爲貴人者銷沉於荒烟蔓草之中固已久矣人固可以不

自樹立乎哉况先生以詩書孝友

垂爲家訓教其子若孫皆得成名
顯當世而孫曾以下濟濟相繼以
能文稱天之報施善人誠足信也
於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又曰維桑及梓必恭敬止今日者
登文筆之峰眺望西郊有鬱然而
蔭映者非西園之舊植乎發西園
之篋芒寒色正有卓然其可傳者
非西園先生之遺澤乎竊附風人
之義敬而述之且以補志傳所未
詳也

同里後學盛符升謹題



見魯府君墓誌銘

李雲杜先生撰

薛維

余同榜中官止邑令者有之然災不必盡无疾獨

許公令蕭山以持正不阿為墨吏所誣當路猥云

名分等威未可論曲直公遂不免矣仕才二年而

歸歸二十六年而卒卒又二十六年而葬其子叔

顯與其兄為具行實屬其友張元長狀之以志屬

余余與公同觀政大司馬署中交最稔元長吳名

下士晉師曠魯左史之流亞也言信而有徵乃為

志曰許公名承周字公旦別號見魯晚卜築郊西

小虞浦上更號西園公先世居邑東南綠葭溪舍
傍有棗蔭數畝人曰大棗許家代爲田部長有譜
勒石藏寺壁寺燬譜亡所可知者五世祖升升子
景景子鵬徙居邑中鵬子道東號小魯公配張孺
人生公鵬贅於周周歿無後小魯公不忍忘故命
公曰承周生而韶儁書經日輒成誦髻髻爲諸生
邑令陳公督學使耿公俱舉首父督課嚴夜分不
休未明求衣以故學竒進同社生爲之下會父病
醫禱百方家食貧凡所難致者必務得之貧滋甚

父綿憊時問石首魚有否熟而不及嘗恨之終身
不食石首魚父喪泣如孺子三日不內溢米貌若
苴而念母有身故爲歡容以解其憂退而擗踊涕
洟瀾不已市美櫝治禫傍具襲衣若干稱髻笄掩
璜幘目握手冒絞衾屨組綦必盡其物旣歛燕食
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母舉弟將順益虔奉母之
教夙興夜處如父在然所入廩餼修脯必母命方
敢用隆慶初元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蕭山令邑
西瀕江北薄海蕩析民田相地先築西江塘已築

北海塘不費民間一粟而舄鹵稻梁邑人所名許
公塘是也吏陳夢鯉蔡經綸等侵牟公帑收之正
刑諸豪震恐任佐有父豪毛茂茂陷人不活告言
佐不孝撻之市而語其父若舞文傷人父子多矣
此所以報也頓首遠竄通邑驚爲神明俗以嫁女
費不勝多溺女爲定婚禮而溺者連坐之遂變國
俗長山諸里白骨彌望爲義塚收瘞貧者予棺富
家傭採桑誤墮地死子乘以誣人訶之而生不能
養父乃以死父市乎泣請罪而誣者釋御史臺掣

塩恆昇郡理以昇公公辭御史日以君公生明廉
生威故相煩耳大賈以千金爲壽麾去之而罪偵
伺者西興渡舟子誅求渡人無厭與之約日幾何
渡人幾何錢不如約者有常刑往來無滯西興驛
供億不繼差次勞逸裁其太甚日用取諸家廩民
有飲水之謠云分校浙闡闔戶披閱得名下士若
而人還治而隣邑陳僉憲官江西有聚納之響過
蕭用昇夫百許榜掠吏死上其貪橫狀於諸臺陳
造蜚語熒惑人其黨與間之執政罷公郭方伯岑

郡守兩臺爭之強其後法曹以越輿論當復故官
請卒不得初公對簿客武林蕭人涉江而西涕泣
懇無失我父母既三十年修志列之名宦傳已五
十年祀之名宦祠豈有發徵期會其仁政結于民
心沒世不忘也公歸日以將母爲快母長齋禮佛
因誦內典時爲母說其義相悅以解母病迺致遠
近名醫母好巫祝巫祝無虛日至挫產不給脫婦
簪珥湯藥非手調不進冬不褥夏不帷席地坐卧
而謹候鼻息夜數四起焚香籲天祈以身代如是

者三年倏若有神護持之母脫然愈人皆謂真孝
招也居恒慟父不及一日祿養復不能以三年淹
庶幾奏最取一命爲地下榮鬱鬱無懽悰拮据營
葬心力俱悴以是善病早衰其推二人之愛於親
屬無不周至字母弟隆於子爲之延師授室督之
學不幸天而視公祝曰聞若婦有遺腹男耶吾子
之女耶以吾季子爲若嗣遂瞑而附於父其婦舉
子延師授室如其父嘗患疹治之廢寢食至今與
其子共居無分異也舅氏強售其不易之田不入

租曰歲比不登笑置之不復問與配郭孺人有異
缺之恭旁無媵侍嚴事婦翁爲之歛葬爲之經紀
其家教子以孝悌忠信服飾稍侈輒不憚齷使與
維揚守俱厚善賈人持數千金居間語同志曰吾
不欲與錢通爲子孫作法於涼子就外傳每旬日
盛饌以享之禮里中有志者爲友後先成名晚移
塾郊西肯穫堂詳具所爲記中門無襍賓雖密戚
談涉外事不應官府罕識其面父所貽田歲入不
足供賓祭而振人之急無吝色家衆數十百指同

釜而爨故人周公馳王秦孺陸先美輩老而窘數
數過從耐籍之蔬食濁醪談款必竟周有屋數椽
操書致倍其直予之子數告急貸之不厭世族子
以饕餮傾產每來乞必有所予最後詞過卑舉燭
焚之毋使兒輩覺歲儉諸傭鬻身願爲奴好語之
若久游吾門猶客也吾何忍奴若食之不責償隣
兒故爲諸生淫酗無度坐誣毆死人爲訟寃而罷
不受謝人無親踈傾肺腑相示有謀必當有諾必
信揭座右曰見事事可喜則天下無可怒之事見

人人可愛則天下無可憎之人然而非誼之言非
誼之行聞之掩耳先生長者則歡樂之庸人則嚴
憚之少解音律曲誤必顧非其好也惟游思竹素
工古文辭歌詩王司寇徐宗伯極所推許臨池入
蘇端明堂與司寇貽書稱之大隱有道今士大夫
甫用而遽奪者莫如足下有材而去不以罪者莫
如足下然善用其去者莫如足下引分自安與天
爲徒不徇俗不立異養親教子必致其分不工治
生亦不拙治生適而不放儉而不陋詩書理性撰

述娛情此達人君子之高致而老莊所不敢議者
也君子以爲不虛美所著西園公集若干卷藏於
家歿前一日賦詩一律達於生死如此公葬父邑
西三保名字圩形家曰吉公語諸子吾百年後從
若大父游此中矣以戊午十有一月二十日藏葬
事余按戊辰齒錄公登第時叔顛尚未生其第與
公歲同在辰歸安難治如蕭山大得民和以漕粟
稽故武弁詭言嫁禍當徙官歸安士民詣臺司訴
留亦如蕭山豈所謂家傳縣譜者耶向後功用未

艾顯親揚名有餘力矣薛用弱記韋知微今蕭山
以焚殺山魃殆盡妖物爲崇家無子遺公克昌厥
後天陰騭善人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固非偶也銘
曰仕何必達貴無負民年何必永貴無失身半通
之銅五兩之綸寄百里命發政施仁豈弟君子父
尊母親惜哉數竒大用未伸去思遺愛久而若新
吏爲良吏祀爲名臣有餘不盡留遺後人螽羽蟄
蟄麟趾振振晉彭澤陶漢太丘陳至德可師令問
靡湮惟許蕭山二公等倫

西園公文集目錄



士玃

錢楸

士翀

周灝

男觀吉孫

曾孫

申如編輯

士翺

顧青

士翹

克恭

卷之一

序

賀縣大夫栢鄉呂侯考績序

天佚堂史書纂畧序

湖廣鄉試錄序 代

瑣闡管見序

賀永嘉王公晉陟湖廣參政仍兵備蕪松

四郡序

刻陳石溪稿序

送縣大夫邵陽劉侯入覲序 代

送邑博士允菴王先生擢尹高淳序

贈車塘黃存德孝感序

賀旌節馮母張太室人榮膺誥封序

重修崑山縣志序 代

賀文石孫君超拜憲幕序

賀莪江嚴君超拜憲幕榮還序

賀少浦周君新拜憲幕榮還序

卷之二

論

漢高帝善將將論

東西周辨

表

西園公集 目錄 三
擬宋知諫院歐陽修進朋黨論表 慶曆年

擬宋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謝表 嘉

祐二年

擬鼎建慈寧宮成廷臣賀表 萬曆年

擬以儒臣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孔

廟子孫謝表 萬曆年

卷之三

記

侍御林公重濬吳淞江記

崑山縣重修學宮記

重建臥雲閣記

游善權洞記

游張公洞記

張公洞後記

玉女潭記

拙菴記

澹菴記

肯綮堂記

卷之四

書

上撫臺書

答按院書

上督糧道書

上王鳳洲先生書

上麟翁王同年書

上同年羅少宗伯書

爲程侯與俞吏部書

與錢同年書

與顧道行書

與張司業書

與蔣存方書

與陸同年書

答汝康書

與周濬溪書

與信翁傅同年書

與王同年書

與李雙梧書

與凌生書

與會川書

與銘翁張同年書

與徐崑崗書

與顧水部書

卷之五

壽序

尊太親家憲副默齋孫公八十壽序

許母錢太夫人八十壽序

王母陸孺人八十壽序

壽秦母王太孺人八十壽序

周母王夫人八十壽序

大夫警齋王公七十壽序

寅齋顧公偕金夫人七十壽序

壽敬齋周翁七十壽序

壽誠齋周翁七十並序

養吾曹先生七十壽序

壽松泉顧翁七十序

中溪成先生七十壽序

近塘周翁七十壽序

封兵部員外郎新安陳翁七十壽序

張母趙孺人七十壽序

壽京兆墨峯陸先生六十序

東瀛徐君六十壽序

尚寶卿顧玄山先生暨配陸宓人六十並

壽序

周母王夫人七十壽序

李母陸孺人六十壽序

周母張安人六十壽序

柴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宮端雙梧李君五十壽序

拙庵張親家母朱孺人六十壽序

顧母許孺人七十壽序

卷之六

祭文

祭存方蔣使君文

祭馬封君文

祭徐鳳池封君文

祭慕節蔣公文

祭耿封君文

祭魏七姻家文

祭封柱國少師張公文

祭王中丞文

祭翰林學海顧公文

卷之二

祭太僕寺寺丞李雙梧文

祭王蔡翁暨夫人歸氏文

祭華學士文

祭李元涇親家文

祭支簡廷配兩恭人文

祭汪太淑人及李太僕夫婦文

祭陳大夫配朱宜人文

祭封侍御沈公文

祭吳太親母林孺人文

祭顧水西李孺人及顧熙宇舉襄文

祭孫太夫人文

祭馬安人文

祭李母顏孺人文

祭周同年母唐夫人文

祭孫親母顧孺人文

祭同年周儀部文

祭近耕吳先生文

卷之七

墓誌銘

徐長君孺旭暨配吳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星嶽吳公洎配李孺人墓誌銘代

程長公配孫孺人權厝誌

傳贊

黃孝婦傳

張貞婦傳

趙樂聖傳

卷之八

西園公文集
目錄
雜文

崑嶼說

斗槎說

梅谷圖引

題田生廉渠卷後

題金陵紀遊卷後

偶書以告來者

勗仲子帖

代公呈

西園公文集目錄終

西園公文集卷之一

古吳許承周見魯甫著

序

賀縣大夫栢鄉呂侯考績序

栢鄉呂侯以萬曆丙戌成進士卽以是年冬來令
崑山士大夫於其始至也相與逆諸廟士大夫之
逆新侯於廟自是始旣退後相與言曰侯燕趙產
也而彬彬質文若是吾民庶幾拭目新政哉不朞
年政成三年邑遂大治於是督撫中丞及監郡使

者咸最厥績上於朝且旌矣而會大司農代爲大
冢宰以前在司農時所坐逋賦不中程持其奏弗
下又數月始得之士大夫相與賀侯如始至時焉
余惟吾邑多幸凡來涖茲士者徃徃稱循吏以近
日所睹記若惠安陳侯之長厚滇南彭侯之廉幹
大梁王侯之通雅清江程侯之敏察邵陽劉侯之
明恕有一於此能使吏懾其威民安其德而侯於
此數者又能參而伍之若金石之相宣而暑涼之
迭運也夫是以法行而無偏裁惠出而無偏徇廉

而不苛約而不弛寬不傷闇明不傷察卑不虞諂
高不虞亢若書所謂三德詩所謂剛亦不茹柔亦
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侯其有焉而又有難者
侯之來也以不腆之邑當飢饉之後崇晴禱雨無
歲無之民之不聊其生甚矣而使者催科之檄復
時時錯迕於蠲貸之令格之則難其上奉之則難
其下侯乃日夜勤身焦思委曲調劑而施行之寧
犯司農之條寧後天官之考而不忍以一切敲朴
之政急璽書之褒此十年水火之民所以幸安於

西園公文集 卷之一
旦夕者也或有問余曰嚮者子固言之侯燕趙產也而習於吳事則何居余應之曰豪傑之士豈以風氣移易哉且古之爲吏者入其疆觀其俗詢其疾苦因其便利是以無往而弗宜侯之令吾崑也其善政固不勝書而大端有二其一曰不自用而用人其二曰用人而不用於人夫邑所縮錢穀刑獄農田水利之事禦災恤民之政至夥也而侯凡所興革凡所條議必召鄉三老而問焉務以盡物之情而察民之故此所謂能用人者也夫旣從鄉

三老而問矣而黠者或旁緣爲奸從士大夫而問矣而甲乙或互有可否侯於此有獨斷焉使奸無所容而可否之論必歸於畫一此所謂不用於人者也夫如是則非獨令於吾邑宜也雖召爲給事御史宜也進爲方岳省寺宜也綦貴而爲天子之卿相亦無弗宜也是以其吏嚴之曰神君其民親之曰父母其子弟範之曰師帥至於上之人則爲拊髀曰安得十數崑山俾布列江南諸州縣哉而其爲士大夫者則又相與言曰此吾儕廟謁時所

爲拭目者也侯於是內召有日諸以文字賀者若少保徐公司寇王公而下無慮若干人某雖無文雅辱侯之不鄙輒爲頌述深惟掛漏是懼若以次於徐王諸公之後則吾豈敢

天佚堂史書纂畧序

代

夫史學之難言久矣始未嘗不詳備繁衍而後必舉要刪繁以存其可傳者何也則匪獨以省文便觀正懼夫史多文勝不汰削其富艷而誣終不免也洪荒以降丘索墳典不可勝數乃夫子刪書斷自唐虞筆削魯史作爲春秋蓋尚書刪上古以及三代之史者也春秋刪魯定以及哀之史者也自有尚書二帝三王之治爛若日星其餘皆可以存而不論不嫌于略也自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行

事明如指掌其餘皆可以論而不議亦不嫌于略也此聖人之史也詩書而後載籍日增戰國秦漢之間何啻充棟司馬遷網羅放失作爲史記雖或有譏之者而自此書一出帝皇王霸之跡可按籍而知較之尚書春秋則過詳比之後之作者則已略此史臣之史也由斯以談則史學之難不難於該博而難於居要可知矣然非博極羣書貫穿淹通而漫言提要或併其所當大書特書者而去之又不少若傳疑傳信之並存以待將來也史記之後

兩漢兩晉隋唐三國六朝五代稱十七史不可謂不多故在宋已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之論于是有爲十七史詳節者至我明而宋遼金元史皆備稱二十一史卷帙繁重經生寒士卽欲博覽而未必能有其全書縉紳先生力能有之而非其所好卽心好之而官守世紛奪其暇日往往不能盡卒其業矧望其起凡作例折衷刪定以究其全者乎獨唐荆川先生弱冠登朝直言家食肆力編纂有左編之作以二十一史爲主而旁搜裨

史以成是編近又有李卓吾之藏書鄧潛谷之函史並行於世然左編有義例而無議論藏書則本左編寫獨見而爲品隲函史外篇以續入書諸志內篇以君典臣謨續本紀列傳讀者于左編則苦其端緒之多于藏書則驚其褒貶之恠於函史則便其代各爲系而猶疑其挂漏之未免嗟夫此史學之難作史固不易而纂史亦不可輕言也余友當湖馬武部新甫史書纂略二百餘卷蓋節取二十一史而存其大者也其意與前三家雖相類而

用意周密尤爲過之余受讀三嘆大都以君爲綱而臣爲目代各相從洪荒至周不能詳亦不欲遺此三家之所無也自漢至元詳中之略略中之詳此與三家同而間異者也蓋欲令覽者開卷先論其世論世乃考其人三千年成敗得失之林瞭然在目博洽者得之可以提撕其記憶寡陋者得之可以開拓其見聞此非具千古之眼操千秋之筆未易臻此余忝列史局以史爲職而無所就甚媿之矣新甫早年通籍治巖邑稱良吏及徵入僅得

西園公集卷之一
馬曹當途幾欲借之水鏡嶽嶽司馬門攝職方之
篆推轂材武圖上方略人人自以爲莫及而竟以
此賈忌中計籍盛年家居竭力載籍與唐中丞初
歸同著作甚富不止此編令其得時而駕必能爲
縣官効緩急之用乃棄之閑曠寂寞之鄉徒銷其
神于文章家可慨也今天下多故動稱乏才而有
才如武部倘有能破格推輓之者其出而建立寧
止唐中丞之在淮陽乎雖然用不用自關世運輕
重與公胸中千古筆端千古固無與也

湖廣鄉試錄序

代

今皇帝御極之四年秋湖廣於是再舉鄉試矣巡
按御史某實監臨焉前期以故事徵四方文學之
官至則以某及某官某司考試以某官某某官某
司同考試而提調則有某官某某官某監試則有
某官某某官某暨諸百執事成惟其人御史復諗
於衆曰聖天子雅意學校新制赫然於進退士甚
慎也敢弗敬與僉曰勗哉乃進提學僉事某所選
士若干鎖院三試之遵制額拔九十人并錄其文

以獻其不佞以職事得序公簡夫所錄諸士者盡楚產也曷嘗觀於楚之圖經乎今夫楚盤紆弗鬱隆崇聳舉環千里而爲山者皆是也而衡爲之嶽罷池陂陀下屬江河環千里而爲水者皆是也而雲夢爲之藪江漢爲之川吾意夫山川靈淑之氣必有當之者且楚之先猶諸藩耳自世皇紹統以來至于今垂六十年稱豐鎬而敵二京矣豈無思皇多士出於其間爲國家之禎而越諸藩之上者乎及被聘而來入其疆則楚之山川夙昔所記者

不啻見之矣比入院閱諸士所爲文又泯泯乎其言之也語經術則皆聖人之旨不詭於大道語時務則議論籌畫居然有經世之心焉乃作而歎曰斯我國家豐鎬之士發祥於川嶽者乎方今天子以冲睿踐祚躬堯舜之理而日進二三股肱輔以周孔之道諸士之入對大廷也將於身親見之且相與共服王官以熙帝載則不獨子之山川有光耀焉卽今日御史暨諸司存不並有寵榮哉雖然竊願有請於諸士焉昔者春秋戰國之世周公仲

尼之學未至於南國南國之士聞而悅之者北游而學焉以彼其時疆里異域聲教未同也而慕道之勇者且如此况今聖化所及溥海內外正學大明如日麗天諸士於周孔之業旣朝夕而咕嗶之矣而或不以淑其身不以事其君則豈稱思皇之士哉南人有言曰惟是桃弧棘矢以供王事夫物而材也猶國用是賴士而匪材也則桃弧棘矢猶得而陋之且子之鄉昔又有以辭賦名者矣彼或生於闡世或伏下僚而後之人讀其書者以爲隱

然有忠君愛國之意諸士生際明時行且登用非昔二子之比而苟不以忠愛自將是無所庸於世者是桃與棘之弗如也若然者御史耻之某亦耻之某是以釋已之榮而爲多士之懼多士其不然哉

瑣闡管見序

瑣闡管見者前吏科右給事中許雲峯先生諫草也先生以嘉靖癸丑進士令分宜有異政召爲戶科給事中居久之遭父同州公喪服除改吏科進右給事先生於仕路且騰翔起矣壬戌癸亥之間天子赫然進退一二大臣當事者嫌先生分宜令也卒坐免官嗟夫使先生得盡其用其所建白豈止於此然此豈人力也哉先生前後居諫垣凡五載抗疏言天下事無慮數十餘章凡其上補袞闕

下儆官邪者藁成封進之輒棄去曰諫吾職也奈何狗時人耳目乎故罕有傳者先生旣林居數年其子繼顏於舊篋中得所爲復漕法賑遼饑二疏曰是不可使吾子孫無聞也請於先生命之曰瑣聞管見因并吳中水災書刻之而屬序于予予惟先生世爲邑中右族自版圖入國朝所居閭井無改邑有大賦役必畀先生家自少侍大父馴象翁洎同州公身更其事其於漕儲之利弊閭閻之疾苦不啻燭照而數計之矣故其見於奏牘盡懇惻

如此至今漕議雖時有異同而遼陽之民徃徃有塑像祀之者可謂其利溥矣且我國家輓東南之粟以贍邊鎮之兵以人身譬之漕渠其襟喉也遼鎮其肩臂也先生於片言之間掣襟喉之鯁而拯肩臂之危其所關係豈小也哉至如水災一書讀之使人流涕乃居憂時所上政府者蓋先生於當世事出處顯晦靡不留心推此可知其槩也先生爲人慷慨多大節同州公歿哀毀盡禮旣葬廬墓以居事母錢太孺人尤備極孝敬今年垂六十猶

西園公集卷之一
依依膝下有赤子之慕焉予因序先生疏故附著之

賀永嘉王公晉陟湖廣叅政仍兵備蘇松四

郡序代

永嘉王公以湖廣副使觀察吳中之三年兵戢民和
海徼晏然臺使前後所上薦書十數輩於道徵拜
且有日四郡二十州縣之人咸懼其不可留也俄而
島夷弗靖有揚舶而來者公遣將士截諸海中擒斬
無孑遺至是捷聞就拜湖廣叅政兼僉臬司事兵備
如故檄至後數日爲三月十八日適值公生辰於是
薦紳大夫洎文武吏相與慶於庭介

西昌公文集卷之一
胃之士相與賀於軍小民相與忭於野而某以齒
先邑中諸君將行賀公皆以致詞見屬某惟公行
省治太倉太倉故崑境也條教所及崑必首被焉
其人於公比諸郡爲獨親太倉本瀕海要地吾崑
距之僅一舍海上有警可朝發而朝至也而公今
所以衽席其人者比諸郡爲獨切夫其戴之獨親
而庇之獨切也則今日之賀宜乎其先諸郡之人
也公本永嘉望族父兄子弟仕於朝舉於鄉者常
不下數人公起家壬戌進士筮仕常熟令入爲兵

部郎出爲魏郡守而後有兵憲之擢初常熟自甲
寅變後邑里蕭然久之未復公至卽爲拊其癡瘼
訓其士卒然後稍稍就蘇當是時其於海上之事
固已不啻習之矣及在兵部益從二三元老講求
天下形勝要害之故而於沿海州郡尤所留心一
切選將練兵屯守戰禦之策皆有成筭故其來察
吳中也不動聲色而東南方數千里之地賴以保
障而安全之此豈近日區區小醜足以辱其斧鑕
者耶昔劉忠宣公大夏爲兵部郎最久每尚書有

大事輒問劉郎中云何如劉郎中言行輒効其後忠宣開府兩廣入典本兵卒皆樹有偉績蓋惟國家之典故旣熟而胸中之經濟素閑也公所謂斯人之徒非與夫人之恒情所願欲於上者必祝其壽考康寧蓋必其身壽考康寧而後其惠澤得以及乎我公家世鼎甲位日以高望日以重而多清遠之適視其色徃徃有山澤烟霞之氣昔人所謂佩玉而身若槁木立朝而志在東山者公實以之夫其冲澹詳雅有如此是宜享功名福祿之盛而又以福東南之人也願國家用公如夏忠靖周文襄故事任之久而責之專崇其秩而不易其地而公益享有遐祉爲畿輔根本百年之柱石此非獨某之心諸君之心亦四郡二十州縣之人心也諸君皆曰是足以賀公矣因書之以獻

刻陳石溪稿序

郡司理衛陽赫侯得陳石溪先生經書義及兩試魁卷鈔以示吳中諸生不佞讀之歎曰侯可謂知文又善救時矣夫舉業文以希進取逐時好愈變而愈不可窮卽自嘉隆之際迄于今三十年間且無慮三變矣其初則尚華瞻高者用六經語組繪題意再變而爲浮冗一義累千餘言靡靡不根於理主司甚厭之而士亦稍自厭乃務刊落浮詞歸於簡實彬彬然質文稱矣然其敝也得無有尚理

要而或近於清談脫浮詞而或傷於率致任風格而或過于刻削者乎則先生之文足以救之矣聞諸閩中士人稱先生少好學讀經史咸手自疏解其爲文不喜蹈襲務據其所自得者書之蓋始猶戛乎難哉而終則意至而詞赴愈出而愈不可厭讀之者如入武庫而探珠淵靡不目奪而心讓也今世操觚之士誠得是刻以爲法程則詞藻之富不至乎掩理對偶之工不至乎傷格其爲不善變者幾希矣此侯所以爲知文且善揀時也不佞與侯先後出吾師對溪夫子之門而吾師爲先生之子其家學淵源端有所自今海內仰之不啻山斗行且步武台司則先生之傳所以不朽者又不止是刻而已

送縣大夫邵陽劉侯入覲序

代

邵陽劉侯宰吾崑之五年其明年丙戌爲大計之期先是癸未當上計而會邑中連被大水兩臺交疏留侯拊循之侯不果行而民以無飢及是束裝戒途且有日邑諸薦紳咸來言曰侯之德於吾崑深矣是行也必以課最超拜天子近臣顧一旦奪吾賢父母崑人之如孺子而慕者何限也不可以無言子其圖之予謝曰耄矣然所謂德侯之深者不敢以辭予自通朝籍五十年所見宰吾邑若而

西園公集卷之一
人矣往往滿三歲考而遷耳其尤異者或不俟考
徵書旦下則夕爲給事御史矣自久任法行始有
上兩計書二考者比其遷也與其徵爲給事御史
猶故也非有加也爲久任之說者曰長令數易煩
民奸僞易起久則上下相習而治效可臻此或一
道也然漢世良吏稱盛矣其時禁網踈濶而二千
石有治理效者輒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卒備公卿
之選故人樂爲久用及建武永平之際稍務刻深
亟以謠言單詞轉易守長而吏治衰矣今天下之

吏網其可謂不密乎增秩賜金之不常而以謠言
單詞中者時有也夫昔者之遷與徵爲給事御史
率三歲也今者之遷與徵爲給事御史爲三歲者
再也有久近而無軒輊也况乎增秩賜金之不常
而謠言單詞之時有也夫是以不肖也無所覲覲
於其後則遂以恣睢於其初而賢者或能黽勉於
歲月而不能不厭怠於遲久故久任之法有時而
不足以得吏此又一道也若劉侯之爲吾崑始終
一節而上下交賢之亦如出一口蓋近世什伯之

一二耳侯之事上恭而不見以爲浮馭吏嚴而不見以爲刻用法緩而不見以爲縱剔弊精而不見以爲察治課辦而不見以爲急其精采翁赫時有所不用以示弛而循謹廉平時無所不用以見德蓋昔嘗以方田忤中丞矣以覈賦忤漕使矣幾中所謂謠言單詞者而侯不爲戚容今則旌書薦剡無慮數十矣雖無增秩賜金之命而所謂遷爲給事御史者故旦夕在也而侯亦無驕色自其初上以至宦成侯之爲侯一耳此豈久任之法不足以

盡吏而獨可以得侯亦侯之政與法會也嗚呼侯真賢之賢者哉宜吾人之眷眷於茲行也雖然賢者之居人國及其身而德之德也不及其身而德之尤德之深也侯行矣遷爲給事御史矣不有來爲假令而稱攝者乎頃之又不可有來爲真令而稱代者乎夫久任不可以得吏於久而攝與代尤不可以得吏於暫侯於告新之日能無意焉昔班史傳循吏而推本於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蓋有平陽爲之後而鄼侯得以

西園公集卷之一
為之前也夫吏道與相道均耳侯行矣遷為給事
御史矣其尚使民歌畫一哉請以為贈母曰耄者
之言

送邑博士允菴王先生擢尹高淳序

允菴王先生以辛酉發解浙省甲戌來為吾邑博
士未二年而有高淳之命於是鄉進士周君崑璣
太學士周君制齋先後來徵贈言予不腆於詞然
先生數謬許予雖短章片楮見之未嘗不稱善也
又重二君請不敢以辭故事以鄉解為博士者謂
之署博士令得舉制科往往脫穎而去故士之高
才妙年以親老為祿仕者多樂就之既資其養而
又無妨於卒其業此國家生育長養之深意而仁

人志士之所甘心也惟近制稍不然不一二年輒改官以去故有以高淳之行爲先生惜者夫今之仕者內則九卿百執事之屬外則藩省太府之吏而後至乎縣令而後至乎校官則誠卑矣然惟校官爲能近士而縣令爲能近民循此而上則簾遠堂高未易以相及也譬之中人之家有子焉入則在乎父母之懷而出則在乎師傅之側雖欲一日離之而不可故其撫摩易及而教化易施稍遠焉則目爲鄰人之子矣此近士近民之官所以雖卑

而不厭也今先生之來教崑山也廉慎而慈溫厚而莊煦之以春風澤之以時雨可謂近乎士矣移其所以教崑山者而令高淳焉則近乎民矣昔嘗閱兩漢循吏傳若文翁龔遂召信臣任延劉寵之徒皆以好學明經著循良之績而前書特稱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推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後書於南陽卓茂扶風魯恭別爲作傳不槩於循吏而其始皆明詩習禮爲當世學士所稱則知先生

西園公集卷之一
三
首務堂
之道爲博士則爲良師爲縣令則爲良吏父母師
保惟其所用而當宁者高淳之命又安知不欲其
以文學緣飾之耶是行也縉紳大夫祖之西郊之
外者若干人門下士追而送之者若干人道旁觀
歎者若干人皆曰先生真士之模範也因以知他
日高淳政成應召而去之不異於今日也必皆曰
先生真民之怙恃也如此則先生之道行矣又奚
以改官之速而不卒其業之爲惜耶二君聞之皆
曰善因書以贈其行

贈車塘黃存德孝感序

予家故在吳淞江上歲時會族上冢舟過車塘往
往泊能仁寺下入門觀周康僖公讀書處低回久
之出見其地木茂林深溪流映帶其民淳而俗朴
意必有隱德者而未之遇也歲丁卯舉於鄉其冬
復修冢祀予之族父東隅府君偕予過其姻黃氏
黃氏之老者曰前溪子曰存德歎予康僖公書院
中爲具甚設旣別去十有五年予久家居族父亦
已下世而車塘之水利不修予每從迂道過江上

中間僅一造黃氏而已乃者予姪汝恭爲予言存德之母顧孺人今年秋疽發于背存德急迎醫視之更數醫莫能已復聽諸巫覡更數巫亦莫能已母瀕於危者數矣存德意窘甚乃焚香祝天口吮疽血血盡而創平不數日母病良起予聞其言而異之夫史傳所記孝子事甚夥惟東觀漢記稱樊儵爲其母吮癰汝南先賢傳言蔡順爲其母吮瘡三國典略言柳遐爲其母吮疽他亦不可多見今存德居不出阡陌之中行不越市肆之外非有鄉

曲之譽動於前非有詩書之說陳於後而吮疽一事暗與古合豈非發乎至性而能人之所不能者哉語曰孝悌之至通乎神明存德之母以垂暮之年不可起之疾而一念孝誠所感能使幾危而復安謂非神明之祚不可也予始交黃氏以爲富人

之有禮者耳及聞存德母子俱奉內典持齋喜施則以爲庶幾好道矣不謂存德之孝乃能如是予交存德十五年甚媿其知之不盡也今而後觀風氏有以隱德獨行褒崑人者必黃氏也哉予因汝

恭之言爲序以贈之

賀旌節馮母張太宜人榮膺誥封序

穆宗皇帝御宇之二年當天
下貢士之期予與嘉禾原泉馮子同舉於禮部凡號同年者以東西南北之人集於京師聚於旦夕之頃而笑言欸欸不啻兄弟手足之誼其仕宦而之四方也亦然至其子若孫猶按錄而觀之曰某某者是與吾祖吾父同座主者也蓋其重如此今嘉禾與吾蘇雖異省而壤地相錯語言相通實爲古三吳東南之境故予與馮子實皆吳產於所謂欸欸兄弟手足之中

西園公集卷之一
尤加親焉先是馮子之先大夫不幸被疾早世時馮子方三齡而母氏張節婦年甫二十有九節婦事老姑撫幼子咸備慈孝矢志清白者垂三十年而馮子始克以詩書之訓自樹立嗚呼艱矣馮子既爲進士會有詔旌婦人之有節行者乃詣闕上書言臣母張氏貞節狀天子報聞下禮部部下之省具得節婦守節事俱不妄如馮子言於是以應詔格錫旌典居無何而馮子有太倉之命三年政成復上書闕下天子報聞下吏部部覆覈之以課

最稱於是復按令甲錫封典而節婦得爲太宜人嗟乎休哉世之爲婦者凡幾有如太宜人者乎其始膺旌典也婦順也世之爲母者凡幾有如太宜人者乎其今膺封典也母訓也天子若曰婦而不愧其夫顯其身仕而不愧其官顯其親褒德彰教罔不在是繇此言之國家於馮氏不薄矣宜何以報哉馮子之爲太倉也且五年矣太倉之人雖宜之弗能留也馮子之政奚止專一州澤百里而已行將有顯秩於朝遇海內事非其所可爲則其所

可言者然則馮子之報國恩將藉于是而太宜人
高堂白髮煌煌翟芾之榮其亦未艾也哉予旣瓠
落於時于一切華豔事成謝不敢往而太宜人爲
吾馮子同年之母又所謂尤加親焉者且太倉崑
之鄰封也不可以無賀於是乎書

重脩崑山縣志序

代

余生中州徃徃閱載籍所稱東南之美輒若望見
而不獲至焉比當爲吏得崑山則躍然以喜曰崑
之以文獻甲東吳舊矣是吾夙昔所願游而不得
至者今一旦吏於其土顧不幸歟及旣至奉科條
惟謹外樂與其賢士大夫游而知東南之美不獨
以地也退而考其圖志意必有當於今昔所聞見
者而反缺焉舊志自宋淳祐至今代嘉靖間作者
凡五六人自方太常後迄今垂四十年寥寥乎未

之續也豈其以文獻稱天下而顧猶有所不足耶
余蓋心切圖之俄有以纂修郡志白二臺者臺檄
諸府府下諸縣會學憲陳先生被命過家因舉所
善上舍周君以告曰是有事於載筆數年矣遂躬
往求得之又以學校乃公論攸關而鄉先生爲衆
言所準旣請博士王君與三四生者共加搜輯復
就正於王比部陳水部二先生爲卷者凡八爲目
凡四十有奇書旣成編以上諸郡而郡志所轄八
州縣粹難集也因從士民之意先請歸而刻之邑

中夫以余之嚮往東南有日矣旣幸而竊祿於此
交其賢士大夫以快疇昔之志而又有入焉舉其
山川謠俗人倫風物之美古今升降沿革之宜續
爲一書以備一邑之文獻而余適享其成豈非幸
之幸者歟顧惟淺拙奉職無狀不足貽後之君子
獨以爲是書之成將使後之徵於今不若今之徵
於昔之難也昔之徵而弗備不若今之徵而備也
僭書以引其端若周君及諸姓氏則已別疏矣故
不著

賀文石孫君超拜憲幕序

國家以九卿治內以三司治外其體勢相維而規模初不甚相遠至於法紀之司所以彈壓百察而布三尺於天下則其設官置屬尤不容以少異故今之按察司則內之御史臺也內臺之長則以卿外臺之長則以使而又皆副僉以爲佐羣幕以爲屬廉察以爲名微而至於章服所被無弗同者蓋其法同故其官同 國制之於憲臣誠重矣今歲天子將冊 中宮有 詔選人得各以貲進級

西園公集卷之一
貴者至按察幕寮推廟堂之意豈誠以一時經用
之故而輕畀人以 天子之法官無亦謂當今所
得士盡出科舉士或有弛弛不羣之材逸於科舉
之外者則以時因事設格以求之使不出乎彼而
得出乎此咸奮發以赴功名之會而不至乎有不
遇之歎此其微權也吾邑文石孫君實用此令拜
按察經歷文石君者鄉先達憲副默齋公之子於
是父子牙繡一時榮之君自少有雋才爲憲副公
所鍾愛始游鄉校繼爲成均弟子皆籍籍有能聲

所治禮經主司命題多出一時之意無成說以故
士人誦習者少獨君所爲文動合程度每試出輒
擬必售非惟君自以爲然雖公亦謂其然也雖君
之鄉黨朋友亦莫不謂其然也而卒弗偶蓋居成
均者久之而始爲今官人謂以君之才而使之俛
首以屈於此似不足以少展其平生然功名出處
亦何常之有自古致身日月之際若張廷尉司馬
長卿黃次公之屬甚者拜相封侯爲史冊以來所
未有豈皆盡出於科舉哉此在君勉之而已抑公

自釋褐起家刑曹卽刑曹與御史臺相表裏公仕
當嘉靖之初 朝廷多大制作大政刑皆所閱歷
而晚又副江臬之憲平生所居多法紀之地傳曰
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君之於
憲職也蓋有爲之弓冶者矣西漢公孫賀之子代
父爲太僕而杜延年亦嗣爲御史大夫此非偶然
之數蓋當時之意亦或以其家庭父子之間居常
習見故事而使之不失舊物也今君雖未能卽履
公之任而所以守法以守官者得之于公亦素矣
吾知其不落莫爲是職也哉君之拜命而歸也士
友多執爵爲公父子賀者於是都運葛公偕諸大
夫以往而其姻高陽許生序之

其下... 賀... 江... 嚴... 君... 超... 拜... 憲... 幕... 榮... 還... 序... 吾... 邑... 嚴... 氏... 世... 以... 貲... 雄... 大... 直... 浦... 之... 上... 然... 未... 有... 顯... 者... 自... 石... 渠... 翁... 稍... 用... 貲... 起... 為... 都... 事... 而... 季... 弟... 舉... 於... 鄉... 一... 子... 游... 太... 學... 皆... 弗... 及... 仕... 唯... 其... 宗... 在... 海... 虞... 者... 則... 今... 官... 保... 公... 起... 家... 中... 秘... 致... 位... 一... 品... 而... 其... 子... 已... 有... 登... 鄉... 書... 者... 嚴... 氏... 科... 第... 於... 斯... 為... 盛... 云... 哉... 江... 君... 者... 官... 保... 之... 族... 子... 而... 都... 事... 之... 孫... 也... 君... 初... 以... 虞... 邑... 諸... 生... 為... 成... 均... 弟... 子... 試... 場... 屋... 者... 屢... 矣... 家... 既... 多... 貲... 而... 官... 保... 方... 嚮... 用... 以... 故... 嫉... 君... 者... 徃... 徃... 為... 流... 言... 卷... 格... 於... 外... 率... 弗... 入... 君... 歎... 曰... 此... 豈... 所... 謂... 命... 耶... 乃

賀我江嚴君超拜憲幕榮還序

吾邑嚴氏世以貲雄大直浦之上然未有顯者自石渠翁稍用貲起為都事而季弟舉於鄉一子游太學皆弗及仕唯其宗在海虞者則今官保公起家

西園公集卷之一
治畫舫載聲伎往來吳淞江上或時造宮保徜徉
虞山尚湖之間若無意於世者會今上將建中宮
詔天下選人得前斯進級入貲各有差而君始趣
裝之南都超按察司經歷衣豸繡御軒蓋以歸於
是其友鄭子夷趙非白偕若而人將往爲賀而屬
余爲之序予惟國家所以待太學之士其初甚厚
而士生其時亦爭自磨濯以効當世之用若永樂
中尚書宋公禮脩復漕渠爲國初治水功臣第一
而宣德正統間冢宰郭公璉秉銓衡者十有四年

廉慎自持功名與蹇忠定公相亞二公皆奮自太
學而其所建立迄爲名臣輝映史冊如此他固未
易悉數也然則士豈可以太學限之哉自舍法旣
壞而士之所以自待者亦輕終其身無高爵厚祿
之望而其跡弛不羈者復不肯卑卑於丞簿猥瑣
之職則其勢不得不奔走於入貲之令以稍自表
見此予所以有感於二公之遭也雖然此非獨今
時然也自昔已行之矣亦顧其人何如耳若漢張
廷尉釋之當孝文之朝天下稱爲長者司馬長卿

以詞賦顯建元元朔之間黃次公冠冕循吏爵至
關內侯以御史大夫爲丞相三人皆表表於漢世
而其初實皆以貲起蓋天之生材必有所用而功
名之數參伍不齊士亦何可以貲限之也今我江
君雄才雅量有賢豪公子風緣飾以文學而內有
陶母之賢外有宮保公爲之推轂烏知其所至不
有如前二公者乎又烏知其不有如釋之輩者乎
豈必科第能榮我江君哉遂爲序以復鄭趙之請
且以爲勗

賀少浦周君新拜憲幕榮還序

國家取士之途其初不過科舉薦舉二者而已其
後薦舉不行而割爲太學之例此雖出於主計者
一時經用之權而亦或緣此可以收未盡之士以
故士之困於學校格於科舉而弗得售者徃徃由
太學以得之然若此者十之二三耳其不得者常
多也夫旣不得進而出於科舉之途則退有常調
而已蓋自常調之外其於仕爲稍遂而祿爲稍豐
者盡以待科舉所得之士則其勢不得不束而歸

於此此有志之士所爲扼腕而嘆者也今年春天
子將建中宮始詔太學士願官者得於常調外進
級有差吾邑應詔者數人而周君少浦得按察經
歷自南都拜命以歸於是其友王君敬所索言於
予以爲賀予始從衆中識周君意甚偉之然未有
以竒也及間從東林設客里中賢長者車轍畢至
而予濫廁其間見肴飴豐潔童僕斬斬酒酣樂作
之際周君進退雍容詳雅終宴無失容則以爲翩
翩佳公子耳一日忽示予所爲科舉文讀未終篇

金石之聲鏗鏗滿耳予始驚歎以爲識君之晚而
周君亦自喜若以予爲知言者蓋君初不得志於
學校乃游太學其在南雍也藉藉有雋聲以爲庶
幾可以售矣而又弗遂何也豈所謂時命者耶以
君賢豪之氣如彼其才又如此使之束而歸於常
調吾知其不樂也今按察爲外臺憲紀之司而經
歷又爲幕僚之長推國家所以設官之意自副僉
而下豸服煌煌與內臺不少異蓋使中外相爲頡
頏其不輕如此周君他日爲是官旣不束於常調

而得行其志而又以如是之才氣處之當必有過人者矣君之先大夫漢浦先生以進士高第奏最水曹郎出拜金華太守有惠政於人則其家弓冶之傳殆又有出於予言之外者因王君之請遂書以爲賀

西園公文集卷之二

西園公文集卷之二

古吳許承周見魯父著

論

漢高帝善將將

論曰制天下非常之功者非一無不能也問其能之大小而已矣知兵之情而後能將兵知將之情而後能將將然知兵之情尙易而知將之情尤難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此則未爲不能也所能者大也韓信論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且謂帝天授

西園公集卷之二
非人力夫其善將將者斯帝之所謂天授哉且帝之所將亦數反矣而謂善將將者何也彼其所將皆椎埋負販屠狗之徒六國鷲鷲驍黠之遺亡也又相與起於布衣非有統轄服御之素也戰於成臯京索之間瀕於危亡者非一日也而帝用之如左右手楊子雲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夫以其屈羣策屈羣力茲高帝所以善將將與夫信雖人傑其初一行伍耳一旦拜爲大將而不愜已定齊燕矣一旦立爲真王而不忌兩入其壁奪其軍如

侮小兒而不難天下已定一武士能縛之而不假士臣之力此非真有控御海內之術者能之乎若此而信之心雖欲不服不可得也及其所以御參勃噲耳之徒又異是矣取一車以爲公乘略一城以爲士大夫先登陷陣却敵以爲執幣執圭計賞而予累功而爵使其功有所可加而賞有所可計其善將諸將也又如此據洗以辱布而假以王者之供帳其善將降將又如此信越後期則捐楚地使自爲戰其善將驕將又如此教彭越反梁地其

善將與國之將又如此四千戶可以慰趙子弟金錢可以啗陳稀諸將之心其善將反國之將又如此蓋將之才不同而將之情亦異才大者志亦大才小者志亦小常知其情而各以其法御故宜無不盡其才也今攷帝之將將也曷常不出之於將兵之法哉法曰三軍之士必有能者貴而愛之是謂軍命此帝將大將之法也法曰賞不濫而勸是帝將諸將之法也法曰三軍雖衆可以氣使此帝將庸將之法也法曰亂而取之利而誘之此帝將

反將之法也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帝將過將之法也法曰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此又帝所持以鼓舞一世而制其死命之法也夫帝將將之術是在兵法顧信不察耳帝以兵法將將而信獨以兵法將兵度量相越信之所以卒爲帝擒也嘗因是而論之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攬獨運之畧以控御羣類哉故其於事有不窮也有不親也而卒無不能所能者大也不能其事則不知其人不能其事則

不能任其官故得聖人將者其國可以帝得賢人
將者其國可以興然惟聖知聖賢知賢豪傑知豪
傑聖人之將賢人之主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將
豪傑之主未嘗過而問焉何也道各有合量各有
止也高帝雖善將將獨能將信越之流耳借有飛
熊之輩安能將之故欲定天下者莫不曰將將而
吾以爲莫難於將將治天下者莫不曰任人而吾
以爲莫難於任人

東西周辨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
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
鄘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
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鄘於今爲河南又
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
今爲洛陽自武王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
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
以鄩及犬戎入寇弑王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

西園公集卷之三
四
宜曰是爲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東都平以下
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
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
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
於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及踰半碁而子朝又入
王辟之東居於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
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返國然以子
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
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

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
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
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鞏與
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
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
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
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
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
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於西

周卽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懋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七王前十有三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

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無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皆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

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

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覲
王二代五十餘年王于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於
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晉雲鮑彪注

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爲首卷於

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旣不知有西周
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王別謚反以
徐廣爲踈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
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
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

曰能逐犬戎卽有其地鎬之爲秦已四百年于茲
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
都於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
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
鎬京也乎鮑又云邠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
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
周與鎬京邠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與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
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

或未之察也與

擬宋知諫院歐陽脩進朋黨論表

慶曆年

伏以帝王致理之要莫急於賢才人臣委質之初
在審其邪正蓋人品之所係乃治忽之攸分是用
忘一得之愚以求效片言之益上陳往古下鑒來
今臣脩誠惶誠恐頓首稽首竊聞臣無私交小人
之朋不可有德不孤立君子之朋不可無故易取
渙羣而拔茅彙征以爲吉書戒比德而同寅協恭
以爲和其迹在疑似之間其實有公私之辨十六
族並舉舜之所以時叙百揆三千人一心武之所

以永清四海漢起黨人之大獄唐投名士於濁流
彼皆庸闇之朝惑於朋黨之說跡其禍害立致喪
亡蓋世路清明尚不能使小人必爲君子而讒言
交亂則必盡指君子以爲小人譬稂莠之繁生使
嘉禾而並槁若鷹鷂之搏擊何祥鳳之能容人主
方孤危於上而不可爲群奸愈恣唯於下而無所
忌若使辨之不早則其禍也必深是以履霜之初
宜謹堅冰之戒也恭惟○○○仁如天覆學與
日新開秘閣而親輔政之臣增諫員而廣受言之

路旣遍攬於人望仍獨斷於聖衷降白二府以來
備極一時之選中外共傳爲盛事詞臣遂發於聲
歌加以衆正之同心愈致羣邪之側目必欲盡去
善類逞其報復之私乃至構造流言目爲朋比之
黨如臣粗知句讀時人悞許其文章抗論是非當
路謬推爲氣節尤見憎於衆口無所容其一身切
謂諸臣之去留似無可恤公論之倒置實有隱憂
政府無人誰與圖安攘之策言路旣塞誰與防壅
蔽之奸大權旁落而難收國勢陵夷而可慮臣是

以忘其固陋述爲篇章上自虞周之隆下及漢唐
之季有朋者不害爲治世去朋者未必非亂朝不
計夫朋之有無惟論其人之邪正較如白黑驗若
著龜聊塵乙夜之觀庶昭千古之鑒伏願用賢不
貳去讒勿疑思祖宗創業之艱保令主守文之治
臣言雖賤不以葑菲而或遺聖德方隆勿使薰蕕
而並進臣等云云

擬宋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謝表

嘉祐二年

伏以選掄之任自昔所難考校之司於今爲重雖
愚臣之叨冒實儒者之至榮方任驅馳豈勝忭躍
蓋唯輔世之具常賴於賢才經國之猷莫先於選
舉越自成周興賢之典旣邈而兩漢薦辟之途尚
行魏晉徒論夫人門隋唐乃盛於科目繇斯以降
歷世相沿經術之進日微詞賦之科愈顯夫旣以
爵祿籠天下之士亦復以辭華甄當世之才故一
時之俊皆出於此而朝廷之官亦藉其用宿學鴻

西園公集 卷之二
儒清廟瑚璉之器名賢碩輔柱石樑棟之資黼黻
皇猷經緯治化考於前史固不乏人惟我國家肇
開文運列聖特留情於斯典得人蓋自古而尤隆
上自宰輔與夫宥密之司下及州運至於方岳之
寄兩制之所用三館之所儲莫非是途由此其選
其在貢舉之職實爲衡鑑之司豈以非人濫庸簡
命茲蓋伏遇○○○仁孝承基聰明冠世際淑
清之景運協熙洽之昌期惠鮮類周文之仁好生
之德孚於上下克寬邁殷湯之政不殺之武誕及

華夷由道而行與民休息方且旁招籲俊寤寐求
賢欲得名世之才以興太平之理率循祖憲特置
賢科顧臣悞叨實爲非分然人才係國祚之休戚
文章關世道之隆污蓋自晚唐陵夷至於五季體
格日卑及至熙朝治平殆將百年軋茁彌甚念臣
自少雅志斯文獲故帙於敝笥尋遺章於斷簡日
光玉潔窺前古之精春麗鯨鏗歎作者之盛年載
綿邈士習淪胥孰仰太山之高徒侈西昆之富臣
切以爲自孟軻至於唐數百年而韓愈始繼其統

西園公集卷之三
繇韓愈至於今數百年而微臣欲紹其傳卽臣回
幹於一時亦足風動乎天下苟得少變乎文體必
將振起夫人才以犯顏敢諫爲忠則立朝宁有骨
鯁之風以通經學古爲高則當國論有道揆之士
此所以仰遵明詔冀竭虛庸者也臣之此心實以
自誓第有愧糠粃之目尚或迷璠璣之真無以仰
禋益增兢惕伏願濟濟多士共成周國之寧師師
百寮並弼虞廷之治裕德敷命訖四海之文明壽
考作人享萬年之綿曆臣等云云

擬鼎建慈寧宮成廷臣賀表

萬曆年

伏以母儀配地申介福於無疆聖孝承天考新宮
而有赫制作大備瞻視斯尊權情甫暢於九重喜
氣遂騰於四表臣某等忻忭忻忭頓首頓首臣聞
塗山佐夏夔野興商詩稱文王武王之生厥以大
任大妣爲首故聖以開聖旣稱大於域中則尊以
及尊必推崇其所自此關雎爲風化之始而孝弟
實王道之先也恭惟慈聖皇太后作配先朝著虞
嬪之至德篤生上聖嗣周妣之徽音爲天子母尊

孰加焉以天下養養斯至矣茲蓋伏遇○○○
堯仁親睦舜孝克諧爰於嗣服之初卽有慈寧之
建日三朝以爲禮獻萬壽而稱觴極華夏之尊親
真帝王之曾閔頃者天心仁愛將恢聖孝於無窮
偶爾燧氏布新似隘前規之未稱臣等不以言而
以賀聖人方後天而奉天豈因循舊貫之仍實對
揚維新之命司空庀材於楚蜀太史叶吉於著龜
時日旣良榘楠畢集乃使般倅削墨後有■運
斤率作之衆雲歸歌舞之聲雷動况聞懿旨助以

精鏐經之營之方建考星之議高矣美矣遂成不
日之功配厚地之安貞應勾陳之法象珠宮貝闕
福來海外之蓬壺鳳翥龍翔清切天中之斗極於
是乘鸞輿以戾止備法駕而起居玉食萬方畢萃
椒塗之獻袞衣膝下絕勝萊綵之歡祥光遙矚於
南天寶籙並傳於西母蓋一時鼎革之會偶類栢
梁而今日大壯之規迥逾長樂盡志後兼於盡物
事親亦所以事天此億載無疆之休而百王未有
之盛也臣等共瞻傑構仰識睿謨自慚樸櫟之材

西園公集卷之三
曾無榱桷之用雖燕雀之情徒切而忻蒙之德難
名羞稱魯宮壽母之詩聊獻周宣考室之頌伏願
肯堂肯構隆孝治以嗣丕基並育並生闢大厦以
庇天下緝熙聖學見堯舜於羨墻登進賢材爲國
家之匠石庶益培夫坤厚斯永執於乾符臣等云
云

擬以儒臣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孔廟

子孫謝表

萬曆十三年

伏以斯文未墜閱數世而猶新曠典初脩俾九原
之可作先臣幸聯於俎豆後進交慶於宮墻况在
孫枝並承制草其爲感激莫罄名言臣某等誠懼
誠忭稽首頓首竊聞虞廷以精一相傳心源始肇
孔子集大成爲聖道統斯尊故歷代崇廟學之規
至貞觀脩從祀之典降自於宋愈備其人高堂伏
勝之專經安國向雄之嗜古韓愈因文而見道程

西園公集卷之三
朱繼往而開來皆以有功聖人之門雜然並在丘
明之列洎於昭代始極精嚴必如膠東相之賢登
進纔三四輩後舉莽大夫之例簡黜不下數人稱
名旣辨於儒賢續號盡釐夫侯伯乃三臣之得幸
遽一日以齊升茲蓋伏遇○○○仁孝風成聰
明首出金華晝敞勤披六籍以無遺長樂晨趨祇
事兩宮而罔間儼太平之有象宜文治之聿興乃
身任君師治教之隆而心惟聖賢授受之統謂國
朝理學本權輿於英廟之初肆列聖重熙乃昭朗

於成弘之際近超吳許上接程朱遂俞臺諫之交
章特進三臣於從祀伏念先臣守仁力倡絕學首
揭良知發千古秘密之藏洗一世支離之陋遭逆
藩之構亂集義旅而勤王論功疏新建之封易名
表文成之謚先臣獻章深造欲其自得其風雩浴
沂之趣在勿助而勿忘先臣居仁學問求其放心
雖暗室屋漏之中亦愈嚴而愈敬一則承顏菽水
脫屣於金馬之門一則抗志丘園司鐸於白鹿之
洞蓋三子之學其門戶雖殊而一心之傳其根本

無二然而儒佛是非之辨事業有無之疑論亦多矣孰能一之禮必百年而後興折諸聖衷而始定苟無悖於聖賢學問之道亦何嫌於操脩經濟之殊荷綸綍之自天薦藻芹之有地禮容秩秩廊廡巖巖追鄒魯七十子之跡齊後進於先進方漢唐三十人之駕非立德則立言使先靈而有知必低回廟堂之上雖曠世而始遇如親承揖讓之風非大有爲之君孰能與此繼薛文清之後吾將誰歸臣等粗守箕裘幸親籩豆獲覩右文之盛自知接武之難庶幾不墜厥宗惟有勉於爲善伏願始終典於學左右惟其人戒在不虞勿謂治安之足恃所其無逸必以聖賢爲可師庶先臣雖歿而猶存神會一堂之上俾國祚有永而弗替曆綿萬禩之長臣等云云

西園公文集卷之三

西園公文集卷之二

西園公文集卷之三

古吳許承周見魯父著

記

侍御林公重濬吳淞江記

夏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禹治東南之水其詳不可得聞而其大要不出乎此後世水學失傳非惟治法不講而三江之說紛紛迄無定論惟吳淞江為震澤入海之道自古及今莫之能易其為三江之一無疑今按江源出吳江長橋下經長洲

西園公文集卷之三

崑山青浦嘉定四縣之地抵上海縣入海前代脩治之蹟姑未暇論國朝二百年來有事於東南水利者非一惟永樂中夏忠靖公於吳淞江爲畧正統以來並加濬治至隆慶初元御史中丞海公來爲巡撫尤銳意焉于是自嘉定之艾祁以至入海之口八十里間咸通流無滯然一時工費率取諸豪家以故謗讟易興而全江之工弗竟逮今皇帝嗣位之五年特念東南財賦重地會有以蘇松水利爲言者上首俞之而侍御林公實奉璽書來蒞

其事惟是吳淞江于水利最鉅濬治旣成來俾某記其始末某以謂水在天地間猶血脉之在人身也苟不能養人則鮮有不爲病者往者大江之北河水橫流災被數郡頻年不息至上厯宵旰沉璧馬祭之所以爲捍治之具亦多術矣而迄未底績因竊引以爲江南之事其可憂或類於此及公旣至則兼採衆長斷以獨見相地之勢因天之時均四縣之力協謀于督撫中丞胡公而前叅政王公今按察使馮公各相繼營度以贊成事自崑山之

漫水港東至艾祁凡六十里隨其通塞廣狹施工各有差公復往來江上時加省視始于萬曆六年三月辛未迄于四月辛丑而江工告成而千墩夏駕大小二閘之工亦不日而就夫然後漫水以西則遡乎上游艾祁以東則沿乎海中丞之績而全江始皆通流矣至其工費所出或取之灘占或取之贖鍰或取之導河脩河諸課上無損于國帑下無加於編氓爲費省而成功鉅使數十年來壅闕旁潰之水一旦咸受厥職如宣導血脉融液流暢不復爲病而適以養人豈非江南之民之厚幸與是役也用夫四萬二千餘人用銀二萬四千九百餘兩錢八萬有畸爲日者三旬而畢董其役者郡貳王侯某經其費者郡守李侯某崑山令程侯某畫地而程工者領佐之屬凡十人不能悉書他若疏剔江源于長橋之下事在吳江當自有志故亦不書

崑山縣重修學宮記

代

今上卽位之三年喟然歎興於學以崇化厲賢爲務乃本祖宗舊典而申飭之訓詞深厚視昔有加焉於是中外督學使者若郡縣學官皆以今令從事而一時海內靡然嚮風矣先是涓川申侯某以名進士來令吾邑甫至未遑它務首於學宮之南除道設垣以屏蕘牧然窘於約束無以大稱厥意及是爲請於巡按御史餘姚邵公公欣然曰此盛舉也立以贖鍰若干畀之縣諸所興作悉下如縣

議侯又以白於督撫永豐宋公學憲太原褚公咸嘉與之如邵公焉乃鳩工聚材戒期興事禮殿講堂門廡齋舍庫者崇之敗者易之缺者完之漫漶者明之自外徂內咸爲一新始於是年之某月而考於明年之某月當其未竟也而邵公已代繼之者今御史魏郡郭公來贊成事侯於是具本末走書楚中請余爲記余維不敏然竊從事於此矣其敢以辭夫崑吳之東邑也吳自泰伯虞仲以禮讓立國其後言游北學於魯而仲尼之道以南自是

以來彬彬稱文獻矣名卿鉅儒代不乏人其間學校之廢立官司之能脩舉與否皆未暇論然豪傑之士容有無所待而興者傳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學校者士人之肆也今天子雅意造士新制赫然而奉行者究宣恩施惟恐或後爲之新其登降奔趨講誦肄習之所而使朝夕焉於此可謂居之以肆矣如是而事之弗成豈其興之而反莫能興耶生豪傑之鄉聞仲尼之學者知其必不爾也斯言也余嘗以告全楚之士矣因申侯之請旣爲紀

其歲月復以告吾邑之士之遊於新宮者焉侯令
崑多循政此其大者而邵郭二公尤皆有意勸學
興士實克始終之董是役者則邑丞錢塘郭君也

重建卧雲閣記

邑故以崑山名然崑山今在華亭境內而邑西北
隅峭然拔地而起者則馬鞍山也山之巔有閣五
楹在百里樓之右背負浮圖面臨大野頗據一山
之勝而前志漫無記載莫知創於何時舊名曰雲
卧後更曰卧雲予猶見張通叅書額揭之楣間然
亦莫知爲何人所定矣歲月滋深日就傾圯無有
能新之者洧川申侯來宰吾崑既三年百廢具興
自夫子廟學先賢祠墓若廨舍鐘鼓橋道坊井之

屬不能悉舉皆親爲經畫公帑不足恒捐俸以繼之一日登山見此閣且廢蓋喟然歎興於斯焉士大夫聞之皆曰此邑里事而以瘡侯吾等之恥也遂相與捐金若干而侯又募夫若干人而鄉先生憲副孫公董其役乃盡撤其舊而斥增之爲閣者七楹爲堂者三楹堂與閣平由堂入閣不拾梯級忽在無際壯麗宏敞倍於前規凡幾閱月而告成事於是侯及孫公皆來以記屬予予惟昔人名閣之義不知其所取以今觀之則高薨巨楠窅然於

朝烟暮靄之間庶幾所謂卧雲者或在於此然予嘗與客登斯閣矣憑高四望百里來集東則婁江混混湯湯放乎大海扶桑日出之地若望見焉而北則虞山商巫咸吳仲雍所藏處也西則震澤諸峯若近若遠出沒於湖波之上而南則萬家之邑棊布星羅頽首攬之如在衽席蓋士之不得志於時者旣足以發其意氣而暢其幽鬱而其得志於時者按其山川察其土俗油然有宜民宜人之思焉則斯閣之建豈徒資於景物以詫遊觀而已哉

侯所謂得志於時者其善政不勝書此特脩舉廢墜之一耳若諸大夫士感侯之化而樂於捐金孫公年已八十先邑之人而力於從事是皆可書也

游善權洞記

余五至義興矣張公洞曾一遊焉而每以不到善權爲恨戊子三月兒輩院試旣畢乃決策徃七日庚寅發東九汎西九風雨陡作行可二十里益陰暄前路叵測乃止予解衣酣寢竟夕不知舟子之有戒心也明辛卯雨稍歇而風愈橫陰暄如故舟子頗嘍喑不欲行又重阻予興乃強而前衝風破浪且櫓且牽予勞之以酒未至十五里問程于歸逕橋談氏談之子呼茶飲予茶濁甚勉爲一啜進

至玉帶橋日亭午天忽開朗兒輩頗言退之衡山
事余戲謂公開雲以禱予乃不以禱爲尤竒相與
一笑入橋泊舟是謂祝陵步步有懸泉數尺奔流
洶湧恍憶昨宵風雨聲由步遵陸有頃入馳道迤
邐東北行道與溪水相曲折夾以長松間以古檜
松韻溪聲錚鏗可愛里許達善權寺遇住持僧正
曜于門俾之前導禮釋迦寺殿登三生堂循廊而
左稍後至小水洞洞東南向穹然如篷前高後下
水從壁竇間出前遇亂石若群獸接流而飲而其

中停處深黑不可測昔蓋有白龍焉洞口桃花正
發儵然作武陵之想由洞左復東北行崎嶇漸高
乃至乾洞度當在小水洞之背其外呀然卷石當
門如泉漸入漸隘曜一手秉炬一手引余諸所稱
獅象塩米堆僊房皆彷彿惟石牀丹竈爲特似而
玉柱中立如朶雲色極瑩潔仙人掌在垂乳間若
指點游者雖塑工不是過此爲最竒初洞口邂逅
松陵申生者賴予炬以入旣出呼酒酒之申生別
予題名石上乃轉至水洞其上正乾洞也類世間

爲樓閣者面勢皆東北向曜炬引如前水自北山下涓涓始流觸石則怒奮而前爭滙爲深處比小洞尤不可測投以物殷殷如雷又前石愈巨水愈怒自是入洞聲咆哮愈甚人咫尺不相聞矣度水從乾洞下潛行至小水洞南流過寺門蜿蜒經馳道旁出爲祝步懸泉者也盤桓久之還至寺遶出堂右觀祝英臺讀書處臺趾荒涼惟碧鮮庵三字在焉祝步之名本此殿中觀雷火所書三柱旋兒手榻其一所謂詩米漢者殿後讀李司空蟻李學

士曾伯二碑聞寺僧智海者頗通釋典旁涉儒書問曜云兩日前已入城矣爲訪其禪誦處留詩而出殿庭之右有土隆然蓋舊志故有偃栢前數年已死遂瘞於此曜言栢死之年其師二人死一道人亦死若有冥數然殿南爲圓通閣出入皆經其下旁多古碑大略言寺所由興廢不暇細讀其右壁乃有石摹吳生所畫大士像又南爲湧金亭與曜別遂由故道入舟舟人從觀者幾悔不來更詫其不從者又明日壬辰解纜行則陰風復作矣癸

已荆溪道中爲之記

游張公洞記

宜興城之東數里有水滙焉是日東九問諸土人
言九者縱橫皆九里而成滙也舟行未盡九折而
南曰蠡河十八里至蜀山山初名獨蘇長公爲改
今名蓋買田陽羨時也有橋焉曰蜀山橋業甃者
居其下徃徃以敗甃爲屋垣自橋折而西水忽如
漩古樹新篁兩岸交映舟行盤曲殆數十折亦十
八里至湖汶遊者登陸處也至時已晚僅使人問
所從道因得徐生次早呼與俱乃舍舟遵陸東北

西園公集卷之三
行二里餘折而西北又二里始達張公洞洞在平
疇山中山在平疇中望之一土阜耳至山腰得石
穴甚隘投足先入揣級而下數十步始稍寬又益
下數十百步舉火燭之始覩所謂仙田者田方廣
數丈以常潤得名至此疑在深地之下矣初余入
洞時邀徐生徐生謝不能從則呼一道人令佐余
余甚喜欲頗從究諸仙跡至是名求之皆懵然相
視一笑諸所稱石牀丹竈之屬余皆自以意求之
自此西南望皆深黑不知其處因復攀緣而上匍

匍過驢跡石始稍明驢跡者道人言張公所騎驢
之跡也已而大明諸所見始不以火石乳下垂殆
以萬數多作正白或淺碧色間發而上齶齶相錯
高下向背殊態異狀嘗見仙宮佛宇所莊嚴處以
爲無有及是所見殆過之真天工也仰視洞口氣
烝烝出日光下漏如薄霧中風竅怒號又如雷雨
驟至舉酒數杯而出不覺已在山上徐生迂余曰
遲此久矣時已亭午遂循石路而下至甘泉書院
少憇命道人具飯食飲畢爲玉潭之行

西園公集卷之三 三 青蘧堂

張公洞後記

初甘泉書院之前有溪焉循溪而右石壁峭立未至地數寸有泉涓涓從罅中出魚蝦隱隱入草中泉之渟者爲方池其流者卽溪也書院所由名以此石壁之上題曰玉泉洞予頗意張公洞中西南深黑之地疑可以達此而仙田潤濕處蓋玉泉之散流者或皆會於洞口以出也然未敢自信已而得玉潭僧言張公洞中復有一水洞當西南黑處人罕至者窺之莫知所窮嘗以火炬一束投之而

西園公文集 卷之三 記
出其後半月乃於洞口得炬於是始信予意料之
不謬此游者所未究也因書其語以爲張公洞後
記

玉女潭記

既出甘泉書院經老氏之廢宮迤邐西南行可二
里有綽楔出樹中榜曰表崇僊蹟至此則馳道脩
然兩際深松類侯王園寢之地行里餘復見一綽
楔榜亦如前道旁松中雜以竹栢水循溪行在在
有流觴之致穿深林達瓊樹下或甃而溝之可鑑
可飲其樹半身而中剝盤根曲蓋扶疎蔽日殆千
年物也自樹西折而北有山焉登不百步得石穴
二曰玉液曰金液有泉淵然窺之正黑循此而上

西園公文集 卷之三 青藜堂
乃至玉女潭潭在峭崖間水色深碧崖上古樹交
陰仰不見日真世外清涼之境也其前有巨石跨
潭上曰仙橋其背有閣枕之曰玉光閣於是廼知
向所經二石穴間望之淵然黑者卽潭中泉也水
由瓊樹下行山溪竹栢間者卽潭中出也有僧爲
余言潭深無底下通大海余未信之唐張祐詩云
上穴青冥小中連碧海深世人所傳豈本諸此歟
出潭背西北二百步爲玉潭仙院貌所謂玄女者
祠焉直其東爲齋宮八環向曰八卦齋皆嘉靖中

史氏爲國祝釐之處然不領于祠官太史公所謂
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者也史氏所發
石象牛虎瑤臺玉几之類僧皆一一引余觀之蓋
世皇晚年頗好道海內爭言神仙而潭遂以仙蹟
顯史氏因之以財力益增諸勝然無奇於潭者矣

拙菴記

予友張逸民少時讀書於所謂東園者去其家不半里所予一再過之老桂數株扶疎可愛殆百年物也無何園廢萬曆癸未始復爲園於其居之南廣可三畝建堂五楹中設几案右以處客而左爲寢息之所前臨方池門當其浹東南架小閣池上而西盡則庖厨具焉堂之兩旁及池南皆種竹一日問名於予予爲賦淇澳之篇名之曰瞻筮許爲記而未果乙酉逸民當應試留都而會病作乃改

裝爲武林之游自西湖南北兩峯及靈隱天竺諸名勝筍輿所至無不畢覽三澹旬而始歸歸而以書抵予曰今而後吾無意於聲利場矣吾殆將隱耶請更名曰隱而曩所名瞻策堂者吾將以拙菴之號辱焉子遂以拙菴記之夫淇澳之詩曰瞻彼淇澳策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此天下之至文也予曩者稱逸民之文烏能改而記今之拙耶蓋逸民之意吾知之逸民少而與士林角藝藝故相埒也諸與角者

往往獵科第爲官人而逸民年五十猶以六館諸生揖讓大司成前且又善病此非逸民之藝拙也而命則拙矣夫夷光修明天下之至美也使見者弗悅而悅者弗容則有洗妝輟飾寧爲閨中之老婦耳彼猶自夸炫以爲媚于世者此鳴琴跼履倚市門者之事非夷光脩明之志也逸民之藝故足以與當世角而旌帛之求不至司命者又時以病病之爲逸民者有林泉丘壑而已矣爲椎魯樸鈍而已矣彼嚶語吾伊肘穿鉛槧白首而不知止者

西園公集 卷之三
祇以供達人之一笑耳傳不云乎身既隱矣焉用
文之夫既隱而不文則莫如拙矣此逸民之志也
然則逸民非曩文而今拙也以今者之拙而藏曩
者之文也其爲椎魯樸鈍者固其爲琢磨喧赫者
也拙與文又奚異焉予作是語已復有稱蒙莊之
說進者曰榱楠豫章世之所謂材美者也匠石伐
之以爲梁棟夫梁棟之用則大矣而非所以全榱
楠豫章之天也深山之中有樗櫟焉斤斧無所用
其利繩墨無所施其直匠石過之無所庸其顧乃
其飽霜露而閱春秋不知幾千百歲矣信斯言也
則逸民之拙於用世者殆又其巧於養生者乎作
拙菴記

其... 澹菴記

澹菴記

傳有之曰大饗尚玄酒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蓋天下之事常始乎澹泊而卒乎酣醲是以先王制其末流而貴其本始故曰清廟之瑟朱絃而越疏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清廟之瑟之有遺音也大饗之有遺味也一也此貴其本始之說而澹之謂也休寧吳太學君遂考室商山之下顏之曰澹菴而介其族某甫問記於余或有聞而

非之者曰吳君挾猗頓之貲行賈吳越之地所至皆通都大邑目饒綺繡之觀口飫甘脆之味而耳厭燕趙之聲蓋天下至麗也而奚澹之有余應之曰非然也凡子之所疑於吳君者皆跡其外而未睹其內者也昔者吳君嘗游太學矣六館之士蓋莫有先之者今年垂五十可以服官矣而逡巡未仕也不可謂不澹於名君藉累世之業修而息之好行其德不倦疏屬貧交時糧築室給朝晡而蔽風雨以至捐糜施榘除道建橋諸費百里之內咸

仰於君其視千金若毫毛之在馬體也不可謂不澹於貨且君家在萬山之中黃山白嶽朝霏暮靄滉漾洪濛下上若一及乎霜降水落天根畢露形形色色咸入於機恍若上古太素時也而君於是得其外境退而休乎一室之內讀書鼓琴焚薌啜茗反視息聽萬慮俱澄而得其內境乃至意象兩忘冲如穆如溟滓之與游混沌之與處不知外者爲內乎內者爲外乎而都無可卽之境夫如是則吳君雖目極天下之觀口極天下之味耳極天下

西園公集 卷之三 肯獲堂
之聲而所謂玄酒太羹一唱三嘆者固自在也而
奚不澹之有蓋至乎色而無色味而無味聲而無
聲而後爲澹之至也或者旣聞余言迺唯唯而退
雖然澹亦未易言也引而伸之則雖古者道德要
眇之旨亦不離乎是老子之所謂希微莊生之所
謂罔象皆是物也故以此治身則廣成大隗之倫
也以此治天下則不言無爲之化也澹果未易言
也吳君勗之哉是爲記

肯獲堂記

昔嘗閱吾邑圖經有所謂盛氏依綠園者在邑西
湖灤間蓋取少陵名園依綠水之義雖莫詳其爲
何人然未嘗不想見其處也予返初服之二紀兒
子三吉輩始共買園小虞浦之上虞水北出爲婁
水跬步可達而南入吳淞江不數里其地平林沃
野清流映帶予過而樂之因襲以依綠之號而其
中有宅一區爲堂者五楹兒輩旣葺爲讀書之所
顧亦未有額也初園主見售時家人以囊無羨金

多不欲者予獨笑曰是不猶愈於鬻田宅以資淫
酒者乎吾業聽之矣書有之曰厥父菑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夫弗播弗穫是誠子之罪也乃厥父
之弗菑而厥子顧能節縮衣食以彊畝焉於此播
焉穫焉於此斯亦有足錄者因名其堂曰肯穫以
示旌而申告之曰君子之於學猶農夫之於耕也
耕者雖有良田美稼然必豐其壅漑勤其耒耜胼
胝其手足而後可望於有秋惟學亦然經籍其壅
漑也鉛槧其耒耜也蚤作而夜思寢食之弗遑而

寒暑之靡間其胼胝也夫如是故鮮有不穫者不
然而遷於異物異物之謂蔓草比於匪人匪人之
謂惰農妨我穡事莫甚於此以此求穫獲斯遠矣
史稱甯成既免官家居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致
產數千金其使民威重於郡守此非汝父之所能
也劉宋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
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韶之答曰我政
自耕耳此所謂肯穫之道三吉勉乎哉凡爲園六
畝有畸有竹千竿杏樹三章桃梅李之屬以百十

西園公文集卷之三
計而東南有池可魚池中有洲可屋以非兒輩所
以買園之意故不具論堂之南數弓有亭旣陋且
敝予將改爲之當顏其楣曰涉趣而撤舊者於池
上稍加塗墍則題曰小濠梁予時行園而考其德
業則遊憇於此若農畷之省獲焉萬曆壬辰臘月
八日西園公自爲記

西園公文集卷之三

西園公文集卷之四

古吳許承周見魯父著

書

上撫臺書

竊惟某等伏在下邑於一時政體民情不敢妄有
陳說以干出位之咎惟事之利害獨有關於一邑
者小民不能自達敢冒昧爲臺下言之吳中連歲
水災與所司拯拯得失未暇悉舉姑以昨歲而言
受災則敝縣爲獨深勘災則敝縣爲最覈蓋初被

水時本縣呂尹不憚勞勩親詣各鄉勘得通縣之田全災者十九僅熟者什一節次據實造冊呈報及恩旨既下卽又會集通縣荒熟耆民公同議得全災者優以停免之數而急在漕折僅熟者停免不能遍及而急在倉糧一時人情無不帖服卽今會計雖未畫一而約徵漕銀除死徙外子遺之民剗肉補瘡頗已完有分數矣近者驟聞政府貽書臺下有不分荒熟一例派徵之議道路流傳相顧駭匿小民無知遽難喻曉某等細詳其故似因他

縣勘災欠覈派徵欠當故爲此一切之論其意欲以宣上德而達下情未嘗不善但以較之敝縣則所謂他郡自有平原自無難以一例論也凡政之行期於便民而已便于均則均便于分則分總之使民得沾朝廷霈澍之恩不失政府平章之意斯善之善矣若此者其調劑在有司而主張在臺下故不恤忌諱敢以實聞萬一本縣重違政府之議改從他縣之法災熟不分派徵一例是使納漕銀者復令出米全議停免者復被裁割懈熟民樂輸

西園公集卷之四
青藜堂
之心解災民坐蠲之軀數不定而課辦失期法屢
更而出納生弊其不便亦多端矣况意外之事又
有難以逆覩者伏惟臺下俯垂察焉

答按院書

伏蒙台教并垂示題稿知臺下爲海邦桑土之計
至愷且悉矣某等弗及預聞妄有陳乞實以一時
私憂過慮不自知其不可也大抵蘇郡八州縣惟
崑山素稱貧瘠加以災饉相仍民間每不宿飽萬
一地方有事必先內可以守然後外可以戰而索
之公帑私囊毫無足恃忽聞民間有傳浙江軍門
請留漕糧之說者某等過而聽之因過而譚之乃
臺下不賜譴呵復以原呈批送兵道益以仰窺虛

西園公集卷之四
受集思之盛德矣緬惟臺下肩鉅望隆屹爲東南保障非敢爲一邑私請但祈台語叮嚀所司于合屬中貧瘠如敝縣者特加之意諸凡兵食防守之類委曲諒處務在萬全庶上無損於國儲而下有裨于城守此實某等具呈之初願也僭瀆威前皇懼皇懼董以原稿二紙奉繳臨楮不知所云

上督糧道書

恭惟老公祖碩德膚功坐隆中外久矣督儲之命未足云酬當事者蓋深其資叙以陟崇階耳生等株守衡茅無因參侍斗山之仰積有馳情茲以不獲已事僭干典謁敝邑於蘇郡中地稱下下五月以來栽插未遍遽遭靈雨半入洪流其僅存者小民典男鬻女極力屏抹庶幾有秋不意陰雨連綿水不少減至今七月十八等日颶風異常大雨傾注海漲湖溢同時疊至平日圩岸去水數寸一旦

西園公集卷之四
潮水暴增數尺田禾無論高下悉已蕩爲波濤矣
竊惟十歲九災之民更遭百年未有之變若復加
以賦稅繼以鞭笞弱者惟有死徙二端强者且有
意外之慮以此具呈臺下伏乞早達兩臺速賜題
請破格蠲賑以拯凋殘闔邑士民感德無量此實
東南根本所關非爲生等私家計也瀆冒台嚴可
勝惶懼

上王鳳洲書

前月中遂承介弟奉常公之訃不勝驚惋因念我
翁素篤友于手足之痛何能已已弟奉常公仕至
清卿不稱卑年過五十不稱天平生撰述之富行
與弇州佳集並垂異代不爲無身後名而令姪輩
濟濟有文趾美象賢不爲無世其家者翁亦可以
稍抑其哀情矣此非某一人之私言也不知翁謂
然否比得十七日所賜教言猥蒙獎拔殊不敢當
然不敢讓某獲出門墻初謂如孔文舉之於李司

隸茲辱倫鑒殆郭有道之於黃叔度諸人也敢不奉以周旋勉敦晚節茲不自揣僭有所干某於今年春勉爲先人治地緯山之下葬師撰期定在十月敢圖不朽於下執事前書所云蓄之二十年不敢造次吐露者謂此竊惟先人雖弗竟儒業然其行事邑中士大夫雅知之庶幾古之不言而躬行者所具不腆之狀寧有遺美實無溢詞有不然者是諛他人以爲己親非孝子之志也卽先人在地下聞之有餘愧矣伏惟名世大君子據而銘之以局躋以埃

光沒存不勝幸甚謹遣長子代跽門下幸恕弗躬

局躋以埃

上麟翁王同年書

往者吾翁開府南臺也不肖越在蒿萊何足齒數
而專使兼金之貺儼然在門及讀翁所賜書則縉
曲之情更有在筐篚之外者自非臺下汪汪雅度
幽遐畢被而瑣屑不遺何以獲此尋附謝箋以干
典記已復思惟此身旣墮羅刹鬼國於佛地中人
不當數致寒暄無益之語以此寧負疏節之罪而
不敢自通亦已非一日矣緬惟名世鉅公躬盛德
而肩重望爲當宁所倚毗者方今宜莫如翁卽日

西園公集卷之四
司寇之簡未足爲翁賀惟是世風士習江河久矣
昔人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旣倒者則非
翁莫寄也茲以犬子輩入都恭勒短函僭承台候
并以爲祝惟臺下之俯鑒焉

上同年羅少宗伯書

不佞附驥歲星幾再週矣猶憶肄事部曹時日從
班行之末瞻望清光以爲榮寵及旣爲小吏復荷
教言之辱會有西陵暴客以飛語中人者閣下書
中蓋殷殷念我也一旦名在錮籍不欲更以泥塗
之賤攀溷雲霄虞仲翔所謂自恨䟽節骨體不媚
惟是平日感恩念舊之私獨爲炯炯耳緬惟閣下
碩德雅望中外具瞻爰立之命且在旦夕海內方
喁喁以東山一出爲世道幸豈閣下留滯周南時

西園公集卷之四
耶不佞蹇拙如昨無足爲道杜門力穡上奉家慈
下督豚犬輩粗守章句不知日月之邁耳迺者蕭
人士以新志見貽不佞辱在循吏傳中極知未合
體例而捧讀志首雄文裒然在焉則不佞有厚幸
庶幾獲徼寵靈以施後日矣第久伏衡茅無緣躬
詣榮戟九頓以謝肅具短箋顛遣蒼頭祇承台履
伏惟恩慈俯垂炤念

爲程侯與俞吏部書

謹啓敝邑程尹任甫數月威惠並流士民咸戴此
其品目計已在衡鑑中矣近聞長洲尹缺撫臺有
改調之議邑中紛紛徃愬迄未得請乃有不憚遠
役伏闕上書者事必下貴衙門題覆老丈愛敝邑
之人當不異其鄉人無令敝邑之赤子去其父母
而奪之襁褓也諸凡可爲力者專賴曲爲轉移倘
敝邑之人幸而獲徼惠於執事將俎豆執事而尸
祝之矣某等私慶所不足云

與錢同年書

昨者犬子負笈門墻不佞卽欲以賤姓名自通復懼未同而止旣而思之海內神交者多矣過而求容與過而引避其失均也以盛德大賢褻然六館羣公之表其子弟者獲從之游豈非通家至誼而自今見絕爲哉用是輒具短勒上塵台眎

與顧道行書

自吾兄官白下忽復兩春翹首西風每切懷想顧麋鹿之性踈曠成癖竟不能具咫尺之書少承動定雖吾兄所素諒而得過亦殊深矣近檢仕籍知一中在南垣而鳳樓復補官職方與吾兄聯省聚首之樂當不減越中白下山水名勝計游騎翩翩出也題詠必已富可見寄否舊稿三山集後當復有鍾山一稿矣健美健美貞菴兄滿考於何日北上何時當歸此兄雅望想便留北也弟去歲秋冬

間忽忽夢見兄者三次每見必極綢繆每後夢必
談前夢不知其皆夢也古人有相思者輒往於夢
中見之此頗相類然竟不知兄夢似弟夢否李俊
亦頻頻似在我側然竟亦不知僕夢似我夢否援
筆至此不覺肺腸中熱也夢後曾作一詩今書扇
頭寄上詩字工拙俱勿計祇欲兄知我懷於千里
之外耳震川文集一部邑中新刻兄所須也并納
之

與張司業書

庚午夏來生宗堯者歸自京師齎示老丈所賜書
捧讀增感及展別紙以市虎見憂尤藹然忠告之
誼也敢不佩服不謂彼中吠聲者衆真成市虎其
最桀者遂下石焉數年來彼已溘如漚電而不肖
弟猶得與間左踐更爲伍食飲帝力咏歌太平夫
或有宰之者矣老丈純懿天植爲國家儲養相噐
十有二年於茲行當遂正台司膏澤海內不肖雖
至蕪陋越在蓬蒿幸不卽先狗馬猶能以書生小

西園公集 卷之四
技頌述盛德老丈儻許之乎

與蔣存方書

往者丈之辱臨敝邑弟謂且信宿留也丈亦謂我
信宿留也以故不敢率爾爲具及遲明使人偵舟
次則聞以夜二鼓行矣乃竟虛我雞黍之約世固
有給人蔣使君耶不覺惘惘數日比聞貴體康復
倍勝榮發屆期秋氣清美閩越江山如畫丈擁傳
其間知甚適也弟頃欲爲季兒納禮不獲祖送
吳閩之道殊爲悵然專遣小奴具不腆之贐如別
幅惟丈不鄙而存之

與陸同年書

秋中閱邸報知老丈有蕭山之命蕭故不佞所嘗試也去之八年矣而彼中人士恒切夢思忽得賢父母如老丈者臨之可勝欣慰輒不自揆欲有所効於左右恐見笑者以李左車爲誚且以老丈之才治此小邑何藉人言太陽之照豈借光於腐草哉以此中止已而聞諸人新侯蒞任甫兩月而循聲洋洋盈耳則不佞愈爲蕭人助懽喜也蕭俗質直不知者以爲武健其實不然丈當自察之矣

答汝康書

老母自庚申先君見背卽屏去肉食初不知書有優婆夷者來授以心經普門諸品輒暗憶已廼口誦目覩而心識之遂能旁緣及他經掃室設大士像旦夕禮拜平居訓子若婦卽不離儒佛義初強壯無疾壬午夏忽遘疾竟夜不能寢日食僅匙筋計或竟日不食遍走醫巫悉致之無治狀顧時時呼某爲訣語語不及他第曰修身養性而已某憂懼不知所出惟每夜焚香籲斗乞命久之猶不瘥

迨甲申秋一日顧其婦曰吾自度似可起者試扶
之行遂漸行食飲亦遂漸進無何病良已今更壯
健不減六十時勗諸孫慈不廢嚴如初勗其子今
三吉輩得備邑弟子員多其教也右數事文中不
載奉命條上備覽又六十時曾辱司寇公雄文雖
未入錄度其稿中必有之故不餘

與周濬溪書

小僕來得手教知兄先次曾有書見寄中多浮沉
及今不獲一見可恠也陳乾歸時正坐不知此故
且急欲知兄起居狀而數月不得一書故微致不
滿之意兄得無見訝否及讀書中云云承夢中晤
語宛如昨日非故人念我切至何以有此乃如錯
入我夢及強自攀援等語却是又作客氣也後書
告免之歲試乃抑寘平等殊不愜所望然如兄文
字世當有具隻眼者今亦不必汲汲耳弟索居殊

無聊每念家室輒取讀家書念親朋輒讀親朋書
時時獨行一室之中而有東南數千里之想乃知
老杜所謂步月清宵立看雲白日眠者真旅人一
軸盡也館選初亦妄意欲得之竟被黜落前次寄
文山書中偶略及一二閒中取觀之可以一笑霽
岩在備卷中又爲有力者軋去大凡考試事多有
不可以人意取必者非獨小試也念兄知我且承
來書有霽岩云云不覺及此不必更對一人言也
讀文山書知有斯文之會甚善甚善此老交誼當
於古人中求之秋氣欲涼山色漸可愛亦相携一
行乎瞻望天杪便飄飄欲東耳此行發書頗多首
作兄書故能詳念之念之

與信翁傅同年書

自庚午秋舉場一別遂有雲泥之判三四年來杜門念舊中間知吾丈有西臺之擢私慰久之然不敢通一書者非獨三千里外少信使之便亦以擯廢人不當與貴顯者爲寒暄無益之語耳恭惟吾丈遭逢聖明身在日月之際可謂光華之極然所望於吾丈者惟願以古人爲法凡諸建白務先其大者使奏疏一出海內爭傳則功名垂不朽矣不佞雖在巖壑得與野老歌詠盛德何幸如之

與王同年書

某孤蹇無能動而得謗淪落江湖分固應爾獨念海內同年友生幾四百輩軒塗旣隔鱗羽多垂清夜思之不能奮飛惟此爲悵然也翁丈碩德雅望屈借留都東望吳門非有山川之阻而某乃落落不通咫尺之書正坐窮困人不當如此耳邑子上舍生周廷棟從事貴衙門者以書來言翁丈於不肖頗極憫念嗟哉某何人斯乃復得比數乎令人聞之不覺意思津津如坐寒谷噓春風也感切感

西園公集卷之四
切卽辰伏暑方殷詢知台履多福選用爲慰某亦
杜門藏拙眠食粗佳耳茲以周生家訊之便輒此
奉承動靜并以爲謝惟高明鑒臨之周生與不肖
有交其人儒雅有文試引與語多可人意其先子
漢浦公以甲科仕二千石邑所重也生屢躡場屋
今得大賢爲之依歸知必有以振之矣

與李雙梧書

家僕至京遠辱不遺賜之教箋兼承腆貺多感多
感及讀書中言具審道體清和且榮構落成尋有
弄孫之喜此昌大之占也尤切私賀但吾丈年方
強仕便已作翁而熊羆之夢旋復未已恐公父子
間時時破費湯餅耳呵呵弟碌碌無狀度在十月
中掛名銓籍鄙意欲得東南僻小之地可以藏拙
因便道歸省與親朋一晤言若果諧此願則覲止
有日矣舊居陋甚暫借一枝之安亦故人之賜也

茲值霽岩歸便附啓申謝臨發無任馳情之誠

...

...

...

...

...

...

...

...

與凌生書

春中謬辱記存扁舟遠過十有二年契濶之衷慟

于一旦喜何可言三日聚首山行水泛差有足樂

顧其為具太簡言旋太促又不獲與黠菴共之以

是為憾丈今猶記臨別時乎東風獵獵吹人衣袂

班荆野坐飛觴不休頗嘗以此詫之默菴否嗣後

尋欲遣人到杭而鄒君書來以初秋為約故不果

遣遂令裁謝不以時大罪過也時序漸涼想于名

山精室中自有著述何當緘示嘉惠兒子輩乎會

晤未由萬萬為海內斯文自重

豈敢今幾據下也知大業與此在也

非為數人任計也其言亦以事

我惟理坐擁不木則害以此也

且為謝文今節謝謝神今謝國

爾其為具太簡言也亦明又下

春中答

典變

與會川書

僕鄙人也承乏名邦實多罪垢惟是篤守書生章

句自謂節用愛人一語庶幾服膺而不意以此中

得容之禍信哉廢興自有命也雖然去之且二十

年已都付無何有之鄉矣而貴邑人士猶往往挂

僕齒頰間似謂有可取者以此知三代直道之民

千古猶在而况黍世誼如門下者乎第自循省實

無寸長終內愧耳乃者遠辱遣使以新志見貽兼

拜書儀種種感佩之私何可云喻新志厠僕名宦

中尤不可當實出二三故人之賜也先是舊吏葉
生來已悉之矣不敢寓書致謝惟是拙詩一律私
志慚感耳門下宏才碩學久淹棘試天蓋以晚成
優之非偶然也加以即君輩英賢濟濟皆出羣之
驥世豈乏九方臯哉督學君故鐵面當其里居一
切交往盡廢臨行時至不受人一柬凜然豸繡風
裁可畏也獨其于文字可謂具眼如賢父子者必
當入其彀中矣伴還率此謝復拙詩另帑請正不
宣

與銘翁張同年書

昔在壬午之夏獲於舟次一候顏色時值老母寢
疾幾殆弟中懷如割神情俱喪不能爲不腆主人
以少奉清言之萬一蓋旣別而惘惘者久之嗣此
每從少樵君問無恙外輒相與談蒲密之政津津
也以丈之高雅迥出俗流何可什伯計而猶絆驥
小邑首尾數年非盛世所以需才之意然有時宰
爲吾丈鄉人而尚偃蹇如此此俗流所以愈不可
及者也李翰林詩不云乎蠖屈雖百里鵬騫望三

西園公集卷之四
台請爲吾丈誦之弟雅不作貴宦書雖夙厚如丈者從然拘此小節誠爲至迂握陋乃辱記存致華械先至則愧罪滋多矣重以腆幣更何可堪謹依北風稽首登謝值使者去便復此布忱千里空函極爲慚慙惟吾丈念之寄示上梁文遠追作者及讀唐翁詩儼然坐唐翁之側聆其移宮換羽時也敬羨敬羨

與徐崑崗書

不肖抱其硜硜交際儀文日趨簡陋幸縉紳長者不我督過反歲節致禮有加焉雖不肖寡於領受費則多矣此何敢謂同木石而全不知感然以稱於人曰知己則全未也不肖將極言之近矯情近飾名近貌語厭聽第以人情言自爲簡陋者決無怪人簡陋之理不喜繁文者決無喜人繁文之理不肖與諸長者遊三四年矣試觀一把盞一下箸所用幾何今復單居素食之久多領品味徒滋暴

殄而無實用實屬真情儻能一切歲節盡驅此無用之費而今不肖免不恭之嫌是必與不肖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真知己之誼也敬以聞

與顧水部書

昨以行部到縣獲遂觀止旣而叨陪論議之未知明公於天下事講求經畫鑿鑿可行無不如指諸掌非獨區區東南水利而已當今學士大夫如明公者幾人哉僕何幸傾蓋之間見所願見而聞所未聞及退而見諸鄉先生無不嘖嘖明公者則僕愈厚自幸也僕無用于世當今之務非所宜知然自一接清談不覺津津多意氣耳屬車馬遄發弗獲繼見積以旬日鄙吝生矣馬首何時可東專候

西園公文集卷之四

雅教不盡鄙懷

西園公文集卷之四



